耳談類增

耳談類增卷之十八目錄

胑志身體篇

耳談類增卷之十八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唐昶　叔永　梓

胜志身體篇

婦人幽閉

傳謂男子宮刑婦人幽閉皆不知幽閉之義今得之乃是于牝剔去其筋如制馬豕之類使慾心消滅國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

丐者盤棒小人

何仁仲之兄于嘉靖己卯赴試鄂城見一丐將茶盤棒一小人自云江于拾得者長尺餘如猴狀面上五官畢具鬚髮半白手

足衣裙與人無二朝夕飲水食米與飯惟聲似烏雀不類貅未之能辨丐者以此乞施糊口赴試諸儒無不見者豈小人國之所遺耶何仁仲談

武定人長鬚

今經理朝鮮大中丞萬公伯修鎮天津時行部至武定州聞其地有民文其身長七尺鬚過其身召來視之跪伏堦下命起立身鬚果然鬚出其袖而過身尚有尺餘只如婦人稠髮垂地而復裊起公面以語朗哉如此

王彪長鬚

王彪紹興人鬚長過身三尺適西洋有相者曰鬚長髮短名曰倒挂鬍此不吉之相蓋髮不足繫而鬚可挂也已果見戮於兵

陳方思古談

脩幹

今文書房太監徐公脩脩幹偉容其修一人半不啻焉以授本进出往年新科少年一見驚而尿下襦靴皆溼予童年見大漢將軍江西人過里長丈餘傴而入門行以手平揭屋庑群兒遮膝皆如職長先大夫問所以曰少尚短小偶往河中浴渠見長人鞭逐之駐足失所見而身如長人今諸人二千五百名予所蒞蕃育署三四人皆不過出人一頭耳董將軍語我累朝最長人必二充頭班萬曆初一人氣虛仆陛地遂出其一以失偶放歸至今虛無人

侏儒

京師見道者方面肥軀而足盤且小長不三尺因憶新唐書載道州多侏儒以為貢刺史陽城具奏謂州民皆短不知所貢遂

罷然則短亦由地所産乎而皆短尤異且貢作何用事出史未可謂盡無也

異質

薛文清公傳謂公生時肥如水晶腸臍皆見

體姅

德安有女為人家婢兩餘竅通串為一亦竟不决元定談

續耳

九邊督府有割耳之刑犯者能運錢則行刑者急以耳肉握掌心而犯者以掌心自捫傷處出外能捘着急則自續

趙毛猪

蕪湖趙某面自眼鼻外皆髭而身皆毛作猪臭寢作猪鼾聲稱曰趙毛猪方思古談余親見烟家一人背上俱是猪毛皮亦如

豬搶作黃冠十九歲卒矣

異疾

富順其公逸其姓氏令棲京山其家見婦忽感異疾鼻孔流出蟢子無數而膚内隱隱百蟲蠕動如蜻蜓蝴蝶之類翬翅皆見並婦之女亦然但不甚耳竟不知何疾踰半歲皆愈亡恙或謂其家宅地故饒喬木因建宅伐去傷鵲巢蟻穴必多是其為祟也誰家不伐木且何與婦女此不可曉若舒玄渚談博物志謂居無近絶溪群冡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慝之處也寔其然乎

異病

方玄暢言其里有児布痘痂中生蛆痂破蛆流滿床又一婦懐娠乆而自消忽腋下生疽中出一骨長寸餘宛然人形肢體皆

全然二人皆痊活不省是何病滁陽夏克家傭婦姚元妻懷孕十月腹亦膨起及産止一路屁聲腹始消而經脉亦然不知何異

異瘡

今貴墻陳公鼻準傍長出一骨寸有半數年治療莫效一日洗面指犯患處骨已墮盆中痂落無損往時亦非有他病也又賴公背生一瘡痛刺不可忍以為熱毒內外攻治百方一醫窺內有針頭用細鉗拔出旋已盖夏月卧簟針入膚內不自覺也何熱何毒

呵欠

少聞里有人呵欠牙骨上錯遂不合死急以手托之則合即不合漸亦無害止嘴下覺長可合者見一人不合而長者見一人

癭 痳風病

襄樊間多癭美婦及輦上貴人皆然予所親見雷州多痳風病有一党建於空虛之地凡病者籔居之以防傳染於其家人第富貴者自造新室耳皆其地氣使然語曰秦人不知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以秦人峻法多劓刑而陽翟多癭也

浙士人指幻

浙有士人一指忽半痛不可忍必重椎擊之始稍愈因擊發氣一縷成海市人馬城郭戈矛人與己皆見其人嗜飲燒酒醫謂火所吐幻景服以大黃稍減久服遂絕然火何遂成此清異錄載盩厔吏某魁其館客素有蛀牙疾一日左腮掀腫遂張口曹卧忽聞有聲發於齦齶若切切語言人馬喧閧漸次出口外痛頃止至半夜卻聞蚤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囬活玉窠也似呵喝

狀頗上蠢蠢然直入口彈指頃指大痛用符祝解之痛已腫消則浙士人指其亦活玉窠而海市人馬其亦小都郎来乎大異大異

穆吏部

山東穆吏部深無罪而廢居田間寒儉甚躬污萊之事對客兩目睍忽如蝶翅開閉不休一日日上視見山巒層見疊出一人騎驢鞭策而来俄而墮淵中則已腦也其人從腦中日鼓掊而歌腦欲裂岑岑不可耐常欲辭家上天家人皆哭一日從天宮殿閣間携一猿下居心間而已反事之又見心前後左右各洞開一門皆有一人居中皆是己身西人喧鬬于外而己居中為解喃喃有聲家人驚問曰而不見西人辮乎我且柰何一日坐而游天門入十二重至帝所見諸珍怪其所稱引多類此公節

亮士而阨於時厥用未展豈心猿未易牢籠而奔突幻囝手莊氏曰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姦者病也又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此皆姦律而志為兵者也其怪異幻出或然耶

岳州劉門子成婦以下子

劉門子姣類婦女人多惑之比長不下也又不欲娶獨處一舍具酒饌招客客多留宿者久之肉具漸縮去實有牝乃遂穿耳縛足手江人納為妾去閨已生兩子矣世道鬼魅豈獨如婦人旨子輿氏謂儀衍妾婦今之世有如儀衍者否世以心變而是子以形承其異獨是子婦人耶出一松軒醉語

太原李良雨化女

嘉靖末太原之淨樂有男子李天雨忽腎囊縮入變成女形遂夫婦嫁素所昵之人為婦邑以聞按臺行　文觧驗斷俱繿死

李禮部文虎談其儕邑事

西昌女化男子

西昌治右數百武蕭其生一女六七歲忽小腹常怦怦作痛久之內實似有物凸起未幾而陽體成時張職方大来宰邑召入令人驗之果然欲白當路而其父獨一兒絕憐愛之乞哀不已罷乃已其大夫老獨一女曰吾女何不然夫異可為常乎

男子產

宿遷男子張二產一男落地哌哌闔中張令之曾入覲宿其地所見

異疣

方玄暢談其里有人娶婦甚美數歲猶是處子後從其餘竅生子即弗活形體俱全自是牝始開予倘兄理蘇嘗闖門有男子

生子亦弗活衛卒以聞于守徐公顧齋徐故不答卒屢言之公第顧諸門子曰爾姑懼之未幾已編載務門臨甸寺有僧病死少齒美姿貌其師建齋壇以之荼毘忽爆響一聲腹開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寸面目眉髮皆具不知其由並記之

生產右腹及肋

產不由户若釋氏以為世尊及轉輪聖王之瑞而儒者以為必無之事而實不然成化十八年鳳陽宿州張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右痛不可忍凡三日而增劇至三月一日亥時腹畔右開裂生一男鼻準中有黑痣一巡按御史周著上其事於朝而祝京兆記之尹泰和直瑣綴録又云二十年徐州一婦人初孕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久之皮亦瑩薄兒從此產有司具聞月給膳米直往来徐州見之此豈一事耶然所聞不同而皆

有據嘉靖末真定屬城有婦于右肋產一兒甚雄偉然六歲死而前二至長不聞有異天地大矣何所不有出弇山堂別集皇明奇事

吳聘君以夢生

吳與弼聘君母居江右父宦於京同夜夢相姤合而生聘君先是兩地言夢正符後生二弟而愛獨聘君然聘君少從父不樂制舉但業講學父怒曰大舜躬畊養親汝能乎聘君即從父命歸晰後二弟無賴以祭田售人又謂聘君離父所生非兒遂訟於邑爭之即得理而竟以此不得從祀朝庭謂訟弟云又某公與婦姤而氣弱洩乃在外婦憂嗣絕以手感入亦生子婦固無可疑者乃某公自言特不言公名耳此以氣感而吳以神交與故人苟欲生精誠之極不必盡施生之理或所謂聖賢不係世

類乎故天地生人之始亦必自生或未必有姑志之

感孕

成化初上元縣細民女張紗清與兄張二及嫂陳氏居壁相連一日兄與嫂狎女窺見心動俟兄出呼嫂同寢問狀且身效為之遂孕其夫家以聞官及生子再審之仍是處女官命嫂育其子女仍歸夫又鄞縣民某出賈妻與其姒同處夫久不歸見夫兄私心慕之成疾阽危家人知所以憐之計無所出強伯氏從帷外以手少拊其腹遂有感成孕及產惟一掌焉洗冤錄有氣感之說此豈以神感所謂白鶂相視而化者耶列禦寇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其此類乎姜嫄歆武敏伊尹生空桑所從來遠矣

孿子

雙生子曰攣子嘉靖香山蓮塘民鄭七仔妻廣州河南民黃世綱妻永樂靈丘縣民李文秀妻萬曆高平縣民吳守倉妻俱一產三男大同有一產四男者成化間聞善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天順間楊州有民婦一產五男至成化間以爭財訟巡撫串公異而遣之盩屋顧明府名連璧山東傳與人與弟合璧俱一乳所生其母四乳共生六子二女周八士不為異矣

兒異

萬曆庚寅南宿州村民婦一產七子膚髮紅白黑青諸色各異以為妖屬一人瘞之江滸是夜其里有富長者夢神謂曰明日有七將軍在阨過爾門爾救之當獲佑長者起覘之門外果見所識人抱一筐而衣覆其上呼來發視之而問知其所以因呼

勞之語其人曰是兒神已見夢于我我當鞠之爾但歸報已痊勿戚也越三年婦老竟無子而思所瘞子翁亦聞育在富長者家徧察得之因屬人求其子長者曰神以兒屬我安有還理于是與見而兩家子焉即往是翁家其館穀脩儀長者皆辦焉膚髮仍舊各異猛勇亦異常兒今丙申七歲矣其邑有某別駕與潭柘寺大元禪師善期禪師遊其邑觀焉禪師談予郡羅田正德間有紅毛兒黃毛兒諸劇盜謂是張士誠之裔世固有之是兒兆以神夢異日當為國家扞禦而是兒生亦可為世慮矣頃遇宿州友人証之謂然但歲月非耳

燕秀才子異

汝寧有燕秀才婦一產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始生時恐其久而無別也即畜髮分中左右三髻識之光州守陸公杭郡

人間之因適郡造其家三子出見童丱矣考以課秏大加賞譽解贈而去後生携三子抵州謁謝燕談間生曰此不足為異聞貴治有一產三女者公以問人曰有之即召其人至乃女又與兒同庚盍異之曰此天合也即為主婚各以次第配爲莊靜甫談不悉過汝詢之果然

咸寧兒異

咸寧孟諫議族孀生兒頂有肉髻冠小木冠着藍絹衫皆自出胞中纔離母腹即躍出户外啞啞如烏聲即斃之劉元定談夫形為有托冠衫何由来抑往謂鬼為魂固矣而多着生時之衣衣亦有魂乎論最妙然未有若此為古今第一異也

產異

給事侯公夫人在京孕七載不產歸始產一怪物雙角黑面獠

之先是公寓石虎衕衕其冢婦以忿縊死長子生人面瘡死少子死痘瘖死溺已公自死此戊戌年間事一族弟侍夫人詠柩歸與夫人弟分有其貲夫人產後亦死廬燬於火公嘗招其鄉人大元上人胗夫人脉大元謂脉亂非病非胎因問公平生心有所不慊乎不言但流涕然公嘗令捷為繁山陽曲甚有聲而得禍之慘亦極矣陳尸牖殺降自為心恨故必有削爪之面而後有斲木之慘

耳談類增卷之十九目錄

胜志年齒篇

孩亂

耳談類增卷之十九

黄岡　王同軌行甫　著

滁陽　夏守[illegible][illegible]家　校

繡谷　唐晟伯成　唐采叔永　梓

胜志年齒篇

王翁年百八十

王翁湯陰人年百八十而肌膚綽約若處子且豪飲數斗不醒常過胡孝廉元瑞座間尚出諸名流贈章索題元瑞為作長歌所謂自言今年百八十九朝舊事盤心胸高談弘正儼目睫信陽比地俱兒童則李少君為數百歲人能識武安君坐中九十餘老人言與其遊射處信有之也而好詞賦遊五岳則又奇矣

潮州老翁壽

林靜春與方子謙說廣東潮州有老翁年一百十四歲長子九十一次與三俱八十餘皆未見林問其三子壽能如翁否翁曰長子不如也越二年林行翁已百十六來送之郊而長子已死

林春澤

福州府致仕知府林春澤年一百四歲始卒其子侍郎應亮孫提學副使如楚皆以終養早致仕春澤年一百時院道為建百歲坊春澤率子及孫遍拜以謝行走如飛御女不減少時應亮亦八十餘飲食男女如其尊人　高皇帝時耆老崑山人周壽誼一百十六歲成化時濟寧王士能百十六歲朝見有厚賚又韓王奏千户朱政曾祖信百六歲祖全百二歲父鏞八十二尚存

劉王二公壽

世傳民某一百三十歲此貧蠢者之壽山中草木年耳洛陽劉太師徙一百七歲今景陵王太史年九十九歲富貴功業文章或兼或獨皆足流芳為文獻中倘福乃可貴也始太師甫生時有僧過門曰此兒七死不死過四十官至一品壽百歲餘後果經危難七次爵與壽皆合僧真神人哉王太史當世廟南巡以河南督學使冐行宮火災之禍罪棄市臨刑始宥免則其長綿乃出短促禍福不測一至于此

巴陵老人壽

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誕日山中人競舉觴鼓吹喧沸遣直指毛公過其地聞之問知其故因屏騶從獨騎詣之人見尊官至皆奔避公曰無然我謁壽星耳迎者數人皆龐眉皓髮莫別誰是老人數人對曰家君尚未出盖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顏益異

酒數行老人問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温老人曰是矣我少時有劉伯温者筭我命題數語紙上曰汝年可百八十歲有人與我同名字是人來汝謝世因返舍沐浴端坐而瞑公亦呀嘆而返楚萬戶劉子才傑談

蔣叅政所見老人

山陰蔣懷德嘉靖戊戌進士叅河南政行縣越村落聞鼓吹聲甚喧問其故村民曰乃百八十歲老人慶壽耳公喜駐節入觀之有老人應門公曰汝是耶曰非也民為老人曾孫齒亦七旬父祖以上於老人齒皆相次因盡令庭見公從容問得壽何術曰無他但自上世有函篋置神堂戒勿發耳公疑有秘竟令發之惟云損吾一家壽者蔣懷德也公甚悔登車而老人死一家皆相繼死自是無復壽者此與巴陵老人事甚相類而此稍有

據因兩存之

李中貴母

予蒞蕃育署即赴吊李中貴母旌題曰百七歲而李極孝平生爲母奉佛畢力西方果久而盡思語語必曰母施與彌篤惟恐累母冥途也然所識不過數字所謂天性非與

梅中丞祖母百歲

雲中督府梅公祖母態太宜人年百歲臺司爲建百歲坊其祖太守公年九十二曾祖並母年各九十三四一門上壽古所罕有而金紫蟬聯羅列堂下又難矣督府父南山公壽八十飲食房帷如常今亦捐館羅田周廣文龍溪年百歲強明猶寫蠅頭字

長葛老人　莫青霞

長葛老人鄭維藩年百二十歲堂聯云身經花甲二週眼閱斑衣六代盧梓過之所見尚不知卒何年也莫青霞往年遊於京師嗜酒擅房中術貴人爭相延款後得寄雲憲使書謂得二女招之喜而夙發至半路死憲使瘞之而標木其旁謂年一百二十二歲此皆長年或植自性或得培養謂仙未也

章楓山祭酒九十生子

南祭酒楓山先生年九十尚無子以格於其內無傍侍也有門生為直指行縣詣之從容問曰先生尚可生子乎曰然曰此易耳即盡繫其內宗戚曰為先生納媵始縱汝而又誡諂者毋得受先生刺諸宗戚盡恣詈其內內始納媵勸諸人保狀在官始縱去踰年果生子即任子官至太守鹽運當時乳名曰真真以實已所生恐有傍語孫表與予同官上林皆門生力也

林方伯夫人七子科甲

莆田林之先有方伯公秀五旬無子娶十四妾皆以妻妬死後乞休歸諸同年慮其乏嗣醵金八十為購妾而里人避妬莫有許者適督郵有一女逾三旬罷官貧甚莫能歸毋利金欲與而父難之女曰兩親無歸兒安得惜身但當善事之耳遂成購不三日撻幾死明日又撻女曰受撻惟此一次明日恐不能受妻大怒明日又撻女逃歸房妻亦逐入女忽閉户加刃于妻頸曰吾為十四命報寃死足矣而反棒撻之無算妻急呼方伯救解且矢天日再不撻女始解由是兩相歡女生七子三甲榜四鄉榜孫玄蟬聯有無林不開榜之謡其家另祀大母於廟易維效談

呂文安媵傅氏廿四于歸

杭有傳指揮為潁國公之裔女極美閭黨稱為四面觀音擇配皆不肯易就遂呂文安本年廿五中鄉試迎導過女門而姿容如畫女謂母曰我婿非此郎不嫁而呂已有娶母知不可又四五年呂為翰林庶吉士丁艱歸服闋女年廿四尚不字呂聞傷之屬媒以佴室議其家皆難之女獨言於母歸焉呂多侍媵但孕育即不欲近而獨於女白首專房夫人夏亦美姿容而不相妬若謂我見亦憐者公五子而二為傳出皆靡美官女皆以壻貴受封而子女又皆美姿貌如其父母陶懋中談

曹憲副夫人四十于歸

咸陽縣民韓氏有女能賦詩作字誓謂嫁夫必工此二藝及慓金之人始得不然死不嫁年四十憲副曹似山聘為竟繼其頭可謂有志節矣惟效談

孟兩峯先生

滁陽孟兩峯先生理儒也自丰百已病萎憊絕慾而子親兄之子矣至七十僅一入室乃生子都護養中後八十二始卒先生徵撤唇長齒人謂夫子齒養中亦然先生嘗謂人前後三十年皆絕慾往坐書齋忽動念頭遂一索而得男至今其地於生子有動念頭之說其亦專一翕聚之驗與兄子已卒獨孫光啟秀才叔侄友于同形同氣吾甚重之

丘瓊山兒時對

丘瓊山兒時對點雨滴肩頭片雲生足下誰謂犬能欺得虎焉知魚不化為龍

李文正公舉神童對語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入朝行不能踰門限孝宗命以對曰神童

脚短對曰　天子門高帝抱至膝上時其父拜起侍丹陛下又命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入朝小履一雙僅二寸餘猶是絆繫所成衫則粗紵為耿天臺先生所淂貯以一篋撰小文鋟篋盖上而屬吾郡王督學大謨藏之而王為孝廉時也當時先生自談今見之於文正祠堂其裔孫出以相視並其影像一軸又文正與新都程篁墩同以神童舉承命於　上前作書程書麟鳳龜龍李書天下太平又某勳貴欲壻之而試以對時食蟹因曰螃蟹横身甲胄程曰鳳凰徧體文章李曰蜘蛛滿腹經綸李語皆台鼎氣象固勝程矣昔諸葛武侯以兄瑾子為子而憂其早慧不成令器馬援兄況謂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故有朝華之喻若文正德位名壽無不臻極非盛德完福不至於此

張相國童子對

顧東橋公塡楚張相國僅十餘歲試童生公曰童子但能對可矣曰雛鵝學飛萬里雲霄從此始即曰潛龍奮起九天雷雨一時来公大悅解所繫金帶贈之曰他日貴過我也又張相國與麻邑汪明經並以稚齒入鄂試童生觀察某公見之適有覺者在庭下因以破試汪即曰恭而無禮屈而不伸張曰仰觀不足俯察有餘並蒙譽而尢右張其氣象自殊而荣枯亦定矣汪爲予至戚即老儒冠行誼最著子孝廉

翟魯湖

江夏翟魯湖諱表八歲能詩楚中丞於元宵宴燈聞兒名召見命題打觔枓燈即曰挺然直立惹人推顛倒圓融世頗宜兩脚朝天頭到地男兒却是轉身時公嘆賞後登已卯科作令以壽

終語似諷世然亦實語圜行方止安得挺然而亦時人胃次烈士百錬剛當不如此正與女子破錢詩曰遥想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謂着題可耳

船子對

鍾祥令君某觀看運石砌堤岸以尺量地諸青衿在側偶出對以命之曰尺量地面地長尺短短量長青衿沉吟不就舟人子方垂髫抵前跪曰船載石頭石重船輕輕載重令君嘉之後亦成名

門子對

雲杜李方伯分守湖州時有分巡傳公門子善屬對傳出對云一般門子拙者厚而能者薄可謂不均即應聲曰槩是男兒幼則學而壯則行自憐弗類二公皆賞歎此童絶勝没字碑可與

邯鄲才人作配矣

孩亂

予始抵京有明經士甯其與其隣人成衣者夫婦歡好夫婦適有所往一女猶孩稚以為無嫌寄食於士之家士以寢於足畔乃女自來共枕而求淫不已士曰汝幼何能且爾何知曰我已竊窺吾父母作此公但強之耳士不得已與淫越數日其父母歸招女女不往曰我已嫁相公矣遂以聞官士無以自解竟褫服女斷於官已歸他人然女必欲歸士士褫服以女故亦欲得女成其不幸故竟以歸焉又其適一家見女髮始覆額抱子授乳駭而問之其母指一脩男子曰此即究家頂頭計庚甲女年尚未及十一也而已居然母矣其猶九月梨花先春雷　動陰陽自錯與

耳談類增卷之二十目録

胜志鱗羽篇

鴉兆　白鷴喜客

雞義　猪胥異

四方鶩斗大蛋

耳談類增卷之二十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唐景 叔永 梓

脞志鱗羽篇

龍母

永嘉深山有女不夫而孕父母知女之無他而不能解於其家尊者遂棄女山中越數日念女往視女坐盤石不食不饑風露皆不能侵曰兒向擔水溪流見水面石子內口中旋已吞入蓋龍子也其月日當產凡親者當來別我但我揮手可疾去是日往與女語如常女忽揮手青天晝晦雷雨大作水亦暴起衆疾奔得免雨止龍升女死衆焚之以麨和骨作女像置石壁隙中

自是祈暘祈雨但呼姑姑即獲然其家恃遠邑常負邑租有檄遣市被逮繫獄中後歲大旱捧大吏檄縱囚而獨繫是人是人吳曰何獨繫我且我有姑姑為龍母呼即雨可致也令聞大喜以屬尉迎龍母而舟自江上來風雨狂猛獨龍母前雙燈烱烱柢市群龍鳴舞天上若相護從水平地丈餘公私室廬皆以風撼崩塌令擁袍笏拜水中致謝龍母返就故處風雨始罷頃成有秋永嘉王叓草談其里事今以咨其邑人吳進士十洲公語更詳

龍枕石

太倉王萬户蒼野為相國宗人領兵巡海泊舟一山下除過卜寺有僧出逆作駭狀曰此非泊舟所得無懼乎王疑僧儼客又其地為港口可避風而是夜宴寢益謂僧言虛也旋登山巔見

古廟無人廟後臺際石長二丈有半潤厚皆尺餘明瑩如水晶照見內趺坐金觀音大奇之曰此異寶也購得而運至蘇以貽貴人可價連城因下問前所遇僧曰此石誰主者可售乎僧曰無主第石名龍枕睛時常見二龍枕卧其上下乃龍遷所謂不可泊者恐不可犯耳王益疑僧嚇已下說詞又恃力衆而無主竟令群力運至舟大喜飯未畢天上黑雲簇起微見風雷而港口山自攢合數十舟碎如粉壓溺死者數十人王與衆竭蹶奔山多得免愧見前僧他有所主及歷山巔石依舊在焉

貧僧取水

習儒恒談載思南羅廣文談龍事曰鄉寺有僧貧甚素無它長戊子郡大旱求雨不得僧忽謂其山谷有龍吾當取水晨詣一山間石隙側身入命諸人隨之旋入旋潤手持一瓶行數里下

有大池尋其龍不見遍索之山傍一石如榻有大物盤據其僧指曰畜物乃在此遂嚙指出血洒之龍始猶不應連洒龍乃躍詣池僧取瓶汲水馳未數里大雨如注一郡霑足次日復持瓶水瀉石隙曰此若不還後再难求也僧今尚在叩之無異庸衆

蜃

弘成間東陽山中有物随大水漂出水驟消遂不能轉動百蟲咋嘬欲死識者謂是蜃遠近集觀有鐵氏媪傷之曰爾既神物能為我作子乎蜃吐氣成雲煙傴媪：覺氣入腹即成孕踰年生子鋭額而夌腹似蜃因名蜃既長獷惡不馴盡失故業獨好馬又能識馬嘗購得一馬謂是龍子甚愛之已為邑令命作粮長乘来京部粮：又損失数多正憂苦郊行適内守備某公在郊望見馬異之命牽来蓋亦識好馬者曰此龍子也以五百金

購不從許以千金屢曰售馬則失我所好受金則非我故值不可吾寧郤值以為獻可也公大喜収屢作姪子又為輸償其損失粮久之公死頃有其家数十萬金迎母養終身

金山黿

金山寺老黿客至敲木魚則出就投餌者以為常正德間客舟抛錨誤罩其背遂拽錨躍走舟從之兩不能脫群賈合舟倹其憊叉拽以登崖聞於太守殺之

雨魚

楚府内宫後有長春寺前蓮臺方丈萬曆丁酉忽龍起蓮葉隙間或曰蛟是日雨如傾河魚皆秉水上昇從雲中散落百里内家家獲魚雨止而湖為空王敘之談其家傭奴獲巨鱗數頭始猶俾食既而無不飫飽工部詩曰驟雨落河魚信然

梅禹金園蛇祟

宣城梅禹金園在城東隈深林陰森園丁子留兒日漸尫羸知其中祟而諸法莫能制一日雷雹交作擊破一樹視之中有巨蛇蜕蓋蛇祟也自是祟絕然兒貌猶故禹金教以服雄黃數月遍体毛孔出赤蛇千萬始如絲髮竟日漸大悉以焚死兒始無恙　毐子馬談

蛇異

滇南蒙岫山有蛇見人自碎片片星散不知者偶合一片視之則諸片復合齧人即死　劉亞叔談

蛇淫

亳州之野夏夜有婦裸卧瓜棚下納凉夫來與淫而去忽蛇復以尾淫之婦覺尾出如此者再婦始捫以手識是蛇大呼夫至

尚見蛇遂入洞中此以淫感也婦必謂魘夜無知已十月十二矣凡産鬼胎或是此類予儫亳邑薛公儀談即其家治𤸎者

汪孟賢家蛇

汪孟賢者安豐塲竈户極饒家造一楼三層縹緲妾居其中夏夜見巨蛇如車輪下飲溝水而尾猶在上層驚呼其夫〻固無賴持大刀三断之尾断猶擊楼破碎長三丈餘於梁塵板上得枯骨故衣無數葢皆夜適郊垌所掠食而穴梁塵上也人蛇共處其不死蛇幾希郝仲隆壻汪玄暉談

蚺蛇

南海蚺蛇性極淫制之者以婦人敝裩投之則戴之首而矯然壁立又以首擲地必甚快而所謂甘心焉者如此數次則昏悶制者因棒擊之斃須熟認擊處則膽在焉剖取即得值數金皮

以裝鼓鞴之類肉以啗皆不輕售滁陽石君守肇慶里人箧乘以入觀焉因得其說莊子曰蝍蛆甘帶帶蛇也豈惟蝍蛆民食甘之矣又曰有大美必有大惡今以大惡有大美矣嘗見驢舐牝溲奮迅從之鞭箠不避猶之蛇之嗜故嗜腐之烏攫廁之鼠逐臭之夫死滛之子其異於是蛇者幾希

柯山蛇妖

黄州柯山在城中其上皆巨竹山下民婦就蓐產一蛇徑走入竹間後數年乃時出色白脊有紅鬣見者必死人極惡之崇寧伍年青社李辯老坐事謫居嘗拉所厚三友潘仲達何斯舉欒正夫同遊此山或告以蛇怪未久果見蟠於竹下高與人齊李失聲三子倉皇散走李知不免拾一拳石祝之曰我今日與彼勢不兩全我勝蛇死不勝我死祝罷石正中蛇腦即疾穿草去

有如風聲草為之偃四客相賀縱賞抵暮乃歸後三日竹外人家聞腥氣稍前視之蛇已死腐其長五丈見夷堅志以予郡事故存之明道雜志謂郡始饒蛇色與草同故東坡有畏蛇懶下牀之句何斯舉即作雪堂上梁文所謂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遊故事傳鶖非復黃庭之舊者也

蛇入丐子腹

予少齒聞同巷有弄蛇丐子以蛇口對巳口索錢一銀匠正操赤鉗炎爐前遂以炙蛇尾蛇即突入其腹中丐子奔赴河中死若丐子與匠皆異業也不小矣

丐子制蛇法

世謂雄黃制蛇非也巨蛇反舐雄黃聞粵西山谷中有巨蛇食人畜無算里人醵錢募除制者皆亡其法或往亦必死有丐者

令以板繩綴之使週其身獨當目處斷眼通明上覆板可開闔行偪其地從上擲物撩之蛇出莫可施毒盤蟠束之數匝其性也丐者故倒地輾壓之蛇已節節斷其巧捷如此

鱉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鱉重八觔一酒家買之懸於室中夜半常作人聲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令令以聞郡守楊公建詰楊時入覲命以木匣載携至京師諸貴人皆見皮冠宛然逼真無毫髮不類又隆慶間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一宴客庖人烹鱉剖之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刻畫所不能工戶部自是遂斷此味兄嘉甫談

鼈人

沙市有婦夜夢一虬髯丈夫若相愬者詢之曰明日幸救我其夫晨買鼈烹饗客婦與夫有郤忘其夢不告及烹鼈久不死已乃持石磨壓之鼈死洗治得一人鬚俱備類田田戀之號于人競相傳視經一歲不變不知何故嘉靖中陸金吾炳掌緹騎有婦人自焚獨其心不化校亟持納於炳炳陰識其異命工鏇為帶服之一日觴戚里園中地有玉簪花一莖從者置其帶几上近玉簪花比客散著衣帶鏇處已化一腔血淋漓地下矣

鼈寶

姑蘇婁門木牌客買一鼈重五觔烹之復有人長五寸五官私物皆具暴之門前觀者如堵縣尉聞索視嘆曰此鼈寶也能分水惜熟之矣袁渭陽親見

魚骨橋

海門縣呂四塲有橋乃魚顱骨所成長二丈濶三尺萬曆乙亥青衿士言於邑長吾里廖君謂學宮門少橋請易得從之而其里人以卜於神神又曰可當有魚至矣次年忽有魚槁死海壖割取膏脂一縣腥臭顱骨較前更大補前橋成焉其鬐高二丈餘聞其地以骨節作浴盆用陳達夫談

石首魚化石

石首魚乗潮而来潮退或膠沙中則化石形色絢巧可玩人家多移取置庭前然霉雨易爛不如石耳又謂非卵生故釋氏教禁魚不禁石首有以也應水部雲滇談物產志首有魫堅如石故名石首魫腦骨也則化石其體矣

魚僧

劉萬天長人以打鴈為業人呼鴈劉然秋冬打鴈春夏則取魚

其取也以蘆竹為筲而發視謂之起籤忽有僧到門乞施食纖白異常適厨中碎米飯熟因與飡既去語劉曰君起籤必常得大魚愼不可奏刀君不聞白龍而魚服乎已起籤果得大魚劉不能捨剖之腹内猶是前碎米飯盖僧所化者龍也劉自是一家病

鸛卵

咸寧姚秀才舍傍鸛巢其樹童子窺巢有三卵姚曰鸛三卵必一鶴其善伺之不虞童子盜其一烹熟而姚始知時老鸛悲鳴不已因令以還巢不過示不取耳老鸛去七日始返以嘴來紅草縈纏其卵成三雛二鸛一鶴童子又窺見姚方喜鸛可有而已盡飛去紅草必僊島長生返魂之類故能起死而呴之仁即禽有母子矣其邑陰孝廉梧岡談為隆慶間事少巳聞矣

鴉兆

舒公春芳鄱陽人春闈榜且發其家老鴉千百扛其屋角獸起復置故處如此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嘉靖辛酉予伯兄捷楚書公以楚藩伯過飲所自談鴉本祥鳥帝辛周武皆為興兆昔興皇帝適郢邸抵潞河鳴鴉蔽野已載興誌今皆以為不祥此可為鴉解嘲公仁人心政皦皦竟死楚藩家貧僦微不盡仁賢之報可為悼惜

白鷳喜客

予園林木茂時有白鷳來棲丹距朱冠脩尾五尺亦不常見但嘉客至止尊斝禮成忽已穿林近水往復數四尾曳如練帶悠揚自得客無不飲滿讚羨而不省其故後見一書謂其性喜賓客工部詩曰慣看賓客兒童喜然不謂雀也豈不益奇歲餘有

採其鷇者遂去不来予有詩懷之曰仙禽奚所至棲我翠林深皎潔秋霜羽幽閑静者心庭過上客初筵秩遶樹暗池時一出脩尾廻旋五尺餘丹距朱冠狎還匿固知陰樾有巢居可惜雲霄墮毛質往往孫飛入煙徑花氣微薰日垂瞑顧影翛然鸞鶴姿嘲啾燕雀疇能並乍見停盃客盡驚何德能來應自慶閩海曾煩漢使求謫仙空喜胡公贈採鷇者誰去已遥累年凝望思欝陶迹寄空林尚生色月明何處好相招

雞義

里正晨入民家民饗之貧家獨畜一母雞伏数子将脫矣念欲烹里正故拒之曰往夜夢衣白婦人泣請救且曰吾一身不足惜吾有子数人恨未見天日耳因留不殺里長别去数日歸天晩道遇一虎咆哮将相及里正懼獨行無侶若有物敺之近閩

實鷄聲是夜宿民家詢其雛民曰鷄數子已脫殼出鷄既亦飛去不知所往跡之鷄乃死虎所毛骨脫幾盡

猪首異

重慶任秀才其先任崇進士戊戌年除夜秀才家烹二猪首於釜中覆以木盖度其熟發視乃二人首髮皆極長一家驚怖瘞土中然亦無他災祥倪吏部與黃太史談

四方鵞斗大蛋

徽人饒而俗尚侈大鵞最所之最重納徵之禮乃豢鵞法以板作方夾令其膘肉滿成方始去夾而鵞四方蛋以物作殼如斗大傾百餘蛋合汁俟凝成去殼紅塗之則一蛋大如斗然傾合時始午及寅自然黃內白外不淆亦異也其他皆類此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一

牲志蹄豕篇

耳談類增卷之二十一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唐㬲　叔永　梓

胜志蹄喙篇

虎能言

習孺恒談曰虎能識字予昔于書見之然未知其能人言也嘉靖末予庶祖毋王祔塋先學憲公竹圻山甫下棺時家僮𫉬賫嗚鑼約諸人赴工虎自林中突出遶枕賫于股屡回視之且云爾殺我連呼者三良久賫云如某當命盡頗速食毋久馱我為虎復回視云汝殺我起身去賫竟得脫絕不少傷予友陳京其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于邑北之萬庚鋪時止持一傘虎當

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卧無以為計因以所著油靴擊之有發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予叔叔可語予渠一庄人七月入山樵採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箬帽因取擲虎虎作聲云来来来遂含帽簷去過數日其人復至前所聞氣甚臭踪跡則虎已張口死矣蓋為帽簷刺其唇不能合也

虎冢

正德間木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舡造崙夷至海傍渡舟山遘厲且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視耽耽斂咆哮欲齧而不噬若憫其垂死者高始佈甚既見其不噬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兎豕來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強從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深

而與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於棄窑燧火共燧石虎暮必以獸歸始為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嬿婉矣後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倚虎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歆悅高還獸常饒高以鬻於山中不乏蓄積餱糧生二子性俱猛厲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於浙省督府胡公捧檄招來破倭成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瘞成冢曰虎冢至今海上談者謂猛虎可親必指虎冢云吳貞甫談獸與人交生子世常有之此其類矣而其始以無生生夫惟無生是以有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斯人病死心喪其近之與今山中婦子常持竿逐虎虎不亂搏愈足為驗是可以持心

續溪虎

徽郡績溪溪邊人家多水碓有一家婦令其子持鐵裹大斗並帚往占碓邊晒地以待暴穀兒戲以斗覆首適虎來攫其斗去兒昏撟地會其母來評兒皆不知是誰何詰朝人見岩前虎啣斗而牙穿入斗內不能脫若求解者人憚不往竟饑死虎來攫兒以斗免而反以斗故斃虎毋尚欵評之手兒亦幸矣胡比部連峯談

黿齧虎

池州江上有人釣得巨黿閉之猪圈中以待明發宰殺而其地有虎往已耽耽其猪是夜來以為猪也伸足爪入擣黿齒其足虎吼黿縮首益堅吼鬪之久虎躍入人家高墻上黿從之跨墻而兩下垂身重俱不得動明發人群來殺虎而縱黿浮江中去以其能殺虎除民害也吳孝甫楊冢棄譚

鬼打虎

歙縣王干寺門塑千里眼順風耳神手眼勢可畏有虎入以為人也而怒齧其足神倒身重逐壓虎死其神力也與汪司馬已載說中詹叔正譚

界河虎

黃汝之閻界河朱龍川庄有空宅其家避虎徙出而虎来生三子其中復去掠食飼子復有一木工行道會且暮避虎入宅而見小虎詫曰此虎穴而吾入去與住皆必死幸有户猶可恃乃集木石支柱之虎果至見户閉大怒吼如雷乃反臂相攻户破尾臂皆入工拔腰斧斷虎尾熏斫其臂虎躍去道旁死工不知虎死但聞女啼啟遥相問荅知為虎負来者虎愛子必食以鮮內也因小開户納女明發行者稱虎死始出擔三小虎携女返

詣麻邑言狀令壯之即以女室工而小虎皆從刃彭繼籛談虎
固猛而交户以臂實足媒工師之斧何猛之爲傳曰不入虎穴
安得虎子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工有焉

義虎坊

衢州開化縣與德興界壤之地有媪豢一猪適虎從籬外攫得
而籬堅竹密猪不得出夜甚咆哮媪慮虎不得食終損他家因
起扶籬縱猪出久之虎復抵門夜作聲響媪詈曰汝奪我猪去
致我無資生活又復來乎至明門不啟虎虎委背所負一女子去
盖相報也媪一子貧不能娶因通於女家父母以爲婦今其地
有義虎坊

閩縣孕婦

嘉靖間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喻園攫取婦坐之婦驚怖神

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産一虎棄之再産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産人也而面月猶虎及長無他但多力耳

滚石斃虎

黄安周侍御童子時凌峻嶺與其儕作滚兎之戲乃推石於險作兎也偶有伏虎在下見石以為物而抱之而石正激石躍起復墜遂擊虎死盖石有憑藉力在石不在虎故虎斃其猶樞以運户力勝十夫矢發自笥勢可千鈞皆以有憑藉也然則制人之術豈必多強

思南羅廣文談虎

孫習孺恒談載思南羅君萬品云鄉人某以歲貢任某州判官成三子皆青衿優游林下有年矣一旦忽欲出外經商持數百金乘一駿馬二僮隨之子壻祖送一官鋪判入内小臥讌既陳

壻入呼岳止見一大羊卧床上以語諸子咸詫秘之判起飲畢別去行數十里命二僮且緩自策馬前少頃馬奔歸二僮驚行至一橋見主已為虎食僅其半存二僮以布裹駕之樹杪回報虎復從樹取半食之

馬生風

雲龍風虎固矣近知乘千里馬者必著狐裘以其擁風而行極寒也予往賦紫騮馬有風從足蹄生之句明卿先生亟賞蹄字豈謂是乎然諸言馬者皆不言風獨岑參駿馬長鳴北風起得之

馬異

萬曆己丑東垣縣王快手家兒馬產一駒如犬大又某年郭梅家馬產一駒秖三足前一後二又壬辰年民家馬產石塊董明

府譚其里事

百金犬

嘉靖末山東某山谷有神狼飛而攫人道路阻絶非聚衆叢戈莫往時有鬻犬者謂能搏虎狼價必百金久無售者貴璫常公衘命其地意神狼安可搏乎是人為大言何妨虚償因如數與媾曰姑試之鬻者亦知公意在神狼也曰謹如約于是為期縦犬狼出角鬪久之狼死犬曳以歸觀者歡聲沸谷竟與百金成媾月餘犬失所在署中李公宅客杜公談以始浔之常公昔秦伯弟鍼欲以百金易其齧犬而不與固已有夙價矣

義馬義犬

随州某村人養馬期馬蕃息耳有牝馬生一駒駒長乃使交其牝馬駒嘶鳴奔走百計強之不從養馬者知其識毋遂赭牝馬

之色寘諸暗室迫脅之交焉旦而洗其赭色駒始覺輙悲鳴數日不食死里中人聞且見者咸義之聞之州守續載州志中某孝廉下第買舟歸舟人豢一犬因維舟河岸犬逸而走解維失犬月餘有他舟人收豢舟中一日舟人于前途登岸遭遇犬犬搖尾躍而迎之已近舟舟人嗾之歸則啣舟人衣反走而曳之行直抵他舟所他舟人固奪不與舟人告之故給以收養錢他舟人從之犬即躍他舟中從舟人歸不踰時矣鄉太史浴寰談皆其作孝廉時所見云

義猫義犬

予僦居城西衛營距城東玉河橋五里許楊潮家在焉予方苦鼠齧假其猫歸在道蒼頭覆其面俚俗故如此慮其歸也形最小亦絕無聲而鼠絕數日驚犬遂失所在凡三宿抵楊宅皮毛

淋漓饑疲酣睡大為可憐之狀中隔天門萬家鱗次不知何繇識道然自是鼠絕頃者籍沒巨璫宅始必空其室門外加封鑰有犬出為守戶晝夜哀號不去人或餌之亦不食觀者雲集數日死可謂義猫義犬也

猪金

萬曆初姑蘇滸墅閘王序三家豢一猪已二載一日啣其主衣裾行異之隨其所往以觜掀土出瘞金千两取之家遂大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濯以淨泉衣綿藉氈二十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借觀焉稱其家金為猪金後死棺殮祭奠如人禮朗哉譚

吾里圍江一家父亡而猪後生又夢父稱是此猪倍加愛養不忍殺宰至八年肥大不可行人競來觀之丁酉年始死

犬乳猫

井泉子家增城甲午春有猫犬同時生子犬子四猫子二母猫常棄子不乳子来求乳則加掌而去之遂餓死其一獨其一存悲鳴而咿嘤也犬見而就乳馬以為常愛之如已出犬之子與猫之子群然而食群然而走且臥忘其為非犬也後四年井泉子歸省家人告其事井泉子曰嘻異哉計其時是為南都禮部宅猫相乳之前一年也乳猫死予瘞之池南為義猫冢焉猫相乳猶為同類而犬猫異類乃相乳不其義乎此井泉先生自為記畧云嗟乎值其順犬猫可相乳值其逆肝膽相楚越若此者皆此一念以充仁不仁之類之盡耳又何詫乎

義猫

姑蘇齊女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空其室出避宂獨一猫催租者持去賣與閶門徽舖舖客頗愛玩之已年餘忽日民過之

地人叢嘈雜中猫躍入其懷為舖中人見奪之而去輒悲鳴顧視不已其夜民卧舟中聞蓬間有聲視之猫也口啣一綾帨帨內有金五兩餘小民貧甚得金大喜適有賣魚者買魚飼猫飼不已遂傷腹死人謂是義猫或謂償前世債債完死耳朗玕談

白蟻食銀

易惟效曩在郎署晤楊棲山云銀一百五十兩為白蟻所食蟻死投入爐中煎化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群然咲之越三年出守衢晤余泗泉云陸致齋按粵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千兩亦于庫窖內掘出死白蟻數石煎化止得銀一千五百兩予內弟張舉之存醇酒一罈白蟻食其半而半雜泥沮淤為白蟻糟丘固已為異未若食銀之甚也

黠鼠

永嘉周山人客京邸榻側有堈貯菜子其中堈穩以三足木架磬口深滑群鼠來竊不得或走承壓仰而下窺而益危之遂去舁一無足大鼠出逮堈一匝嗤嗤授受乃群去齧架一足剥剥有聲山人卧見之故作睡熟以窮其技至是始叱之皆奔散越數日自外歸架一足齧斷堈仆而實傾滿地鼠盡饜飫山人大怒擊之復奔散于是聚奴客正堈收實而假鋤钁跡穴捕之于旁舍得大穴方廣盈尺上藉以綿絮鷄毛乃其卧地左右列卵殼敗陶儲果蓏菽粟之類穴中復有數穴莫知鼠所在但下土堅築之大鼠其帥也嗤嗤授受言有宗也世人於鼠有釘板之刑始必善盜被此而斷足逋也蜂有臺蟻有樓又皆有君臣此各一世界也趙中舍常吉談常吉又謂今將兵者曾不鼠若何貴於意突而戰浪也嗟乎以其社稷存焉耳何不如鵝鴨畏人而吾人閒也而以五技窮乎